昨非庵日纂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
宗嘉而憐之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
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
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
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
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
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詆誚羿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 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意

果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林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但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做官故如此

庾袞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輙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侃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仙姑降筆。問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
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
教之業儒後二弟俱以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
事父焉

破鑛良金耀夾雜鉛錫滅色藏山美玉慮累包
珙石埋光得逢烈火精鋒方信賢師益友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舍不進也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

報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參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大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過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料無愧。何至是哉。

脩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脩脩默然

慚是夜自經死

許眞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舐

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眞君剖其腹視之

腸寸寸斷眞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

後證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

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數曰是我所汲
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緣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
及被譴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
日

陶栴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文
見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

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艸艸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閻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旣進一步須不改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戴忠靖冠服錦繡閻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閻公責善吳公服善俱有古人風

王洪執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

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
更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决庭無畱獄嘗斷
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
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
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

貧僕有二衣相更所服

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誚比貴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墻角一高阜以爲山也問左右誰爲之對曰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舌食湯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瞿然起謝之

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廻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廻生之靈丹千生萬刼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昨非菴日纂三集方便卷之

閩中昨非居

君子不迫人于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扰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簇遊魚戲荇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旬已成癸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月于貨賄多金帛以
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
覺有司以聞玄宗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
進救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蕚樓一切釋放舉
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翌日玄宗謂公曰
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

章賜儆不及臣非不愛也玄宗深嘉之
諭觀己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
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
己之體候皆和者亦非也反炤對治是方便
法
景雲元年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爲
工部侍郎頲固辭肅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
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毁不忍發言

恐其隕絕睿宗乃聽其終制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較費錢數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侯有不臧奚不蚤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人慚爲公書長樂陳希穎爲果州戶曹有稅官弗廉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

義責之與其或倓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號某號篋皆金也郡將以其事付戶曹伻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事無當即卬不則蚤為之所稅官遽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

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示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

出門使人要筭人受得着意愛人要筭人經得

林靈素永嘉人以方術得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待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列宿臣敢不稽首

羅近谿每見人有過輒提起怪不得三字在口謂吾儕日居善地日親善友猶不免于有過而此輩或所遇不得其所或所交不得其人

宜考泰傳詳載其事。

或未聞善言或未見善行其有過也如何使得他

郭林宗好獎借士類有茅容避雨危坐勸令就學孟敏破甑不顧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俱成名儒拔申屠蟠于漆工識庾乘于門卒屠沽士伍因泰獎進而成名者甚衆故卒免黨誅號曰有道

謝奕爲桓溫司馬溫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

室。奕嘗以酒逼溫。溫逃入主所。奕遂升廳事。引乇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惟也。主謂溫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見。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

鍾離意堂邑令。邑人房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痛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殯。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我歸。廣斂。母畢。果還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

李師中知洛川。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

許棠久困名場。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書授之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戴潛遣一价邮其家矣

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歸交納有剩數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附而行儈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鏬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備

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賍蕭公不必究隱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

韓魏公判大名有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半年後取前案行遣二倅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知其封案意乎此人新娶當時若便斷遣此人與父母必怨其妻所以封起案卷耳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天

不獨厚公後世亦貴顯無極矣

杜衍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即詔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有文章政事殊行絶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録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何承天爲劉毅參軍毅嘗出行而縣吏陳滿射

鳥箭誤中直師雖不傷法應棄市承天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今瀟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猶三減刑況不傷乎應薄罰毅可其議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未嘗一忤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瑤曰兒

幼弗卹也有婦瀉水樓窓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瑶叱左右去之或訴公太褻瑶曰吾非好名并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根治諸縫人已誣服造府具獄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言後宫人多而居隘其烓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寛其獄無死者

羅研爲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詣闕

訟蕭藻及藻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擧止自若藻曰非我無以容鄉非鄉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作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

於後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賦乎

高豐爲鄞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以鄞縣僻勑鄞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請曰使君秉法馬驂騑御理寃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甘棠者也今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瘦損且普天王土率土王臣鄞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廻輪孟遂到鄞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
失至和獨無言王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羅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
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曰廬江王
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是耶非耶帝曰殺人取其妻

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盧江之亡而
其姬尚在何也帝賞其言遂出之

商瞿字子木同門有梁鱣者年三十未舉子欲
出其妻瞿曰子未也吾齒三十八無子吾母
為吾更娶父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
夫子果然吾恐子自晚生且未必妻過也居
二年而梁有子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旨

陽徼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捜平日往
來書疏欲敗趙以婿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
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即密告趙氏夜
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捕捜
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
官趙氏竟得無他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
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

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劾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強至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火主守者法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至為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

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范純仁尹洛多惠政後為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觸體無傷何為至此某以情告丞

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其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鬬爭者

張酺爲河南尹數以法正諸竇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有三宥之義宜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王佐守平江長于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對曰非不知冐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曰而家婢有出入

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背杖脊遣之聞者一快

楊翼少府坐有郡佐峻行敲朴公貸其榎楚曰家有悍奴請治之與民分痛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日必如是乃是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愧服尤好奬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

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富鄭公欲誅晁仲約范文正公密告富公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吾與公在此同心者有幾雖上意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吾輩亦未敢保時富公不謂然後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彷徨遶牀

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見近日有請亟誅大臣者葢未觀范公傳耳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繇見人若難則原其所

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倖請加詔杖俄皎死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殺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勛

貴在焉晩事旣不可追倘先豈容復溢上然

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

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皆可枚

但恐吾等行將及之此言非爲倘先乃爲天

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怨尤

自寡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嘗語

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
當路一磚一石碍人行去之可也村人失牛
家牛相似村人誤牽去之僕奪以歸公知爲
已牛佯曰我牛汝不蚤收失在山中何妄牽
人牛也還之尋縣捕獲牛惶恐不敢詣公縱
之歸曰我向說失在山中今下來矣竟不言
故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
改其常逮　覃恩受封冠帶謝　恩拜祖先

畢即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若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爹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此部奉　命恤刑湖南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覩之千金也縶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令懼此不滋重耶蓋

釋之此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上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為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為之若利己十九損人十一即須躊躇若人己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

者乎。至於攝巳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甚樂。從者尚未有寢宿處。爲得不與料理。昔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今冬時令却甚正。處富貴而能念人饑寒勞苦者蓋鮮。一菴先生。

真可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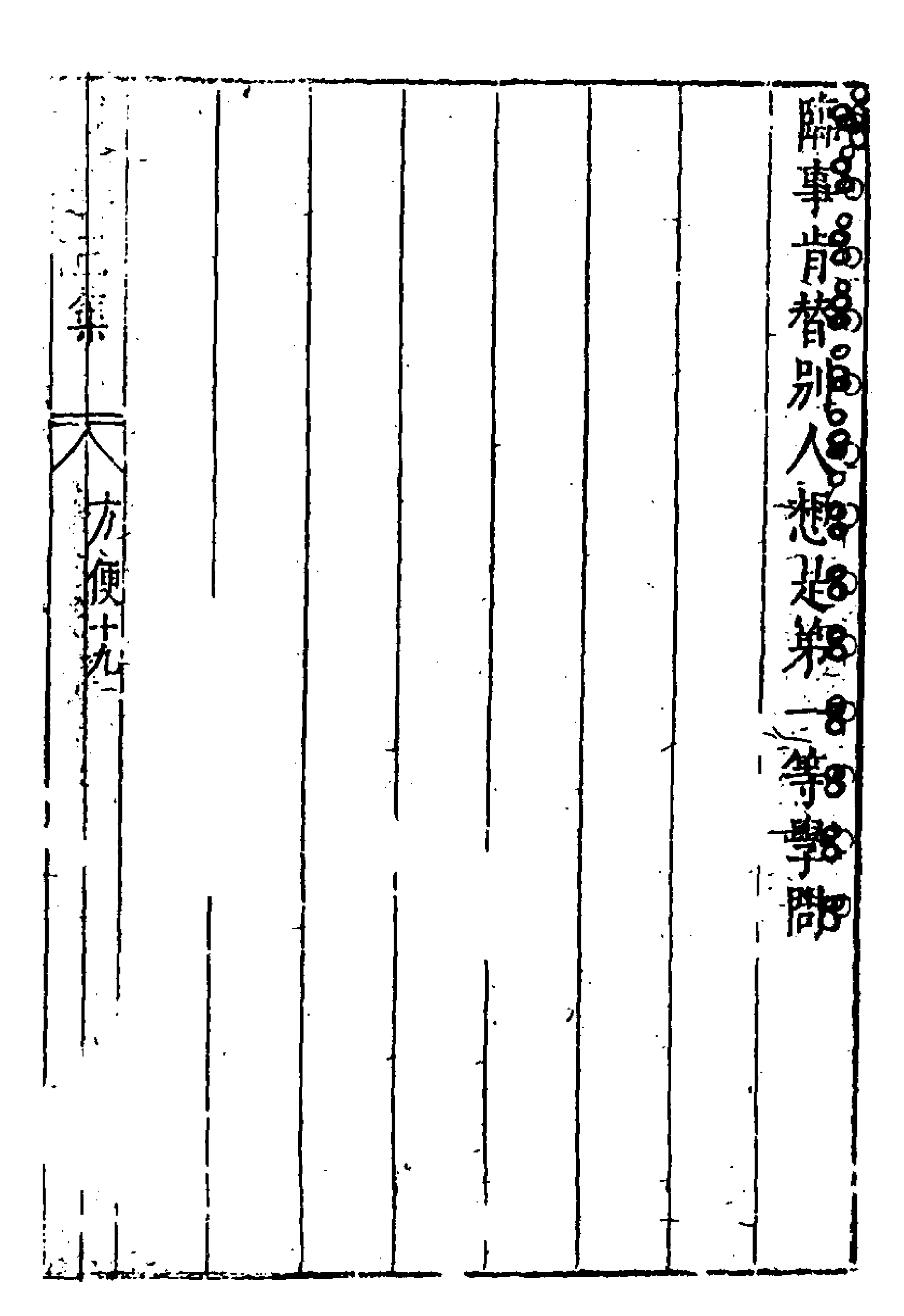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與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俾郊赦不宥趙普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吉何以足汚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

萊公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示王旦旦覽狀笑曰準許多年紀尚騃耶

因請錄付準。使自知過。準惶恐待罪。

韓琦知鄆州。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事係幽隱。要恩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寀徼要恩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昨非菴日纂三集徑地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葬者藏也人子於其親之歸藏乃假爲身家謀爲後嗣計一求風水再求年月各執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置念乎

王安禮宋仁宗時知開封府帝數失皇太子太

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塟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舍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者[illegible]

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繇人之造作倘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茲定矣

何喬新初爲南京禮部主事歸塟父卜地不得吉有欲粥其塋地者衆謂此吉壤新日暴人父知而塟吾父吾不忍爲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

石碑于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于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不許告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

瘞。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多。不。見。矣。

瘞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僞唐有師郭璞術者卜地寶盎下或竊之以瘞

其人在家。忽耳聞金鼓聲。驚曰。此必盜吾地。往視之。已無及。後葬者。歲發疫癘。忽大雷雨。見黑龍繇墓中湧水而出。遂成溪。

劉文定公曰。地惟繇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惰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祇而能母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祉。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推

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宋王欽若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宮

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
墳前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决遂罷相地筡
乎人何嘗有一定也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
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
不免於形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
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
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

山子孫必爲侍從官盡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

孫鍾富春人也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歉以種瓜爲業瓜熟嘗以欵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

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
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蒙君厚恩
今示子葬地葬之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
鍾下山百步許勿返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
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
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
嘗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夢腸
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

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皆王於吳固以其能賑濟窮乏亦以其能敬事神明故卒成覇王之業如此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

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於是一笑而罷

吾不敢謂風水必無徵也就令禍福之報如影隨形而基福之地祖宗多以無心得之及巳富貴於是不惜千金之費以買一穴或爭訟累年始獲營葬而既葬之後子孫往往漸歸淪替則風水之可遇而不可求亦已明矣然則子何不循天理以需地理之自應也心地

以佚陰地之自來而營營焉勞苦其心力爲
也
鄧文潔公一生隱德至行事事非人所幾其太
夫人喪買山卜葬輀車已發矣賣主復小有
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魄令人情未調即親靈
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悔謝然後營兆
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

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豈有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雲門湛師喜言風水余謂之曰師言風水謂得之可福蔭子孫耶吾所以求風水異是但繕治此心使生生必常享富貴之福有好風水

處即往生其家現成受用何似世人營營費
心力以爲後世不知何人地耶師爲一笑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
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
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
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使神功果
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
化之機息矣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通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塋與未塋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眞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塋母乃不吉乎若營域左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

鄰人甚有鄰鬼其理一耳